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

她所表达的，大多是当代生活的疼痛感。
可她的叙述文字及方式，却具有蝴蝶翩翩飞的灵动感。



YI SHENG 一声
CHANG XIAO 长啸

赵燕飞 著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她所表达的，大多是当代生活的疼痛感。
可她的叙述文字及方式，却具有蝴蝶翩翩飞的灵动感。



YI SHENG 一声
CHANG XIAO 长啸

赵燕飞

著

长啸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声长啸 / 赵燕飞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04 - 1

I. ①一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0923 号

一声长啸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赵燕飞著

出版人:吉西平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04 - 1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C 目录
Contents

河边的曼陀罗	1
天 和	33
出水芙蓉	60
风中有朵雨做的云	75
一声长啸	111

河边的曼陀罗

1

一辆深灰色的东风大卡车，就装下了一切：要走的人，要带的家具，要搬的家。鞭炮响起来，送行的人群中，却找不到羊远航。叶子心里空落落的。直到母亲拉了她一下，叶子才醒悟过来，跟着母亲，爬上副驾驶座。

卡车沿着桐江一路前行。叶子的家，羊远航的家，转个弯就看不到了。深秋，太阳却如鞭炮般热烈。桐江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比麦浪还要黄得耀眼。桐江其实是条河，不大也不小，从云谷村的正中间直直穿过。瘦弱的柳树，粗壮的榆树，三三两两立在河畔。微风像一把柔柔的刷子，替那些没来得及落下的树叶，抹上亮润的油彩。

车厢向着天空敞开，像抽出匣来的火柴盒。父亲带着三个姐姐，坐在一堆棉被上。靠近车头的一端，倚着一张两门衣柜和一只拆散开来的床架与床板。衣柜是杉木的，床架是杉木的，床板也是杉木的，它们被一根长长的绳子拦腰捆住。绳子在车厢的挂钩上打了一个严严实实的活结。杉木们互相磕碰着，发出或清脆或沉闷的呻吟。

路有些颠簸。三个姐姐叽叽喳喳的，你推我一下，我捅你一拳，她

们咯咯的笑声，惊得树上的麻雀扑腾着翅子一阵乱飞。

那些笑声，叶子仿佛没听到。

车子经过一棵高大的榆树时，叶子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她的心跳骤然加快。榆树一闪而过。叶子扭过头，睁大双眼，真的是羊远航。他的手里，捧着一束火红色的野花。铅笔花，叶子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每到秋天，这种花儿就在桐江边悄悄开放。它们的花瓣又细又长，蜷曲着，就像卷笔刀削下来的铅笔皮。叶子曾经指着一支这样的野花对羊远航说：我要铅笔花。羊远航的脸上，拖着两条清亮的鼻涕。铅笔花？他有些困惑地用力吸了吸鼻子，鼻涕果然不见了。

喏，红红的那朵，就是铅笔花！叶子撅起嘴，跺了跺脚。

好吧。羊远航挠了挠脑袋，他没有质疑叶子为野花所取的名字，而是乖乖的，为叶子折下那支野花。

真好看！这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花！叶子接过花，满心欢喜……

叶子捂住嘴，任由羊远航捧着全世界最好看的花，越来越远，远得再也看不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东风大卡车吭哧吭哧，爬了一阵陡坡，绕了几个大弯，眼前的山坡上，突然冒出一大片房子来。房子不新不旧，清一色的四层楼，清一色的灰色外墙，楼与楼之间挨得很近。最近的那栋楼，一侧挂着一块黑色的大牌子，牌子上的金色大字闪闪发光：马山煤矿。

2

矿里分给父亲两间房，一间在九栋，一间在十二栋。九栋那间在一楼，十二栋那间在四楼。一楼的，中间用衣柜隔开，里面半间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，外面半间是厨房兼客厅。四楼的，面对面摆了两张双层铁床，叶子和三姐睡下铺，大姐和二姐睡上铺。翻个身都得小心翼翼，否则铁床就会发出刺耳的咯吱声，被吵醒的人，少不得要咕哝几句。铁床之间，横着一只小书桌，四姐妹只能轮流做作业。

城里人都这样吗？叶子问大姐。大姐说，可能吧，要知道城里人住这么小的房子，我宁愿待在云谷村天天扯猪草。三姐也嘟着嘴说，就是，这个铁床睡起来一点都不舒服。二姐呛三姐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，和我换呗，你也尝一尝每天爬上爬下的滋味。大姐生了气，瞧你俩那点出息！不想住小房子不想爬上爬下，那就发狠读书呗，考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嫁个好男人，以后住大房子去！叶子忍住没顶大姐，这场抱怨，原本是大姐先挑起来的。

父亲要三班倒。他是一工区采煤一队的队长。马山煤矿共有三个工区，煤矿总部设在一工区，其他两个工区离矿部较远。因为父亲属于业务骨干，矿里安排母亲去矿工食堂做家属工。母亲分在小炒部，只要做白班。有一天放学后，母亲要叶子去小卖部买盐，迎面碰到一个全身上下黑乎乎的人。叶子正纳闷那人怎么脏成这样，从头到脚，只有眼睛里露着两抹白。叶子！那人突然喊了一句。叶子一惊，他是谁？声音好熟悉。连你爸都不认识了？那人咧嘴笑了，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。原来是父亲。望着黑黑的父亲，叶子突然鼻子一酸，眼就红了。怎么了叶子？父亲揉搓着双手，与叶子保持足够的距离。他刚出井，没来得及洗澡。叶子却穿着一条洁白的的确良连衣裙。

从这以后，父亲偷偷带回来的班中餐，叶子再也咽不下去。父亲很奇怪，叶子一直喜欢班中餐的味道。班中餐里的内容明显好过家里的饭菜。母亲端上桌的，大多是青椒炒干萝卜条、苦瓜炒茄子之类，若有一碗青椒炒带皮油渣，或是煎得一面白一面黄的新鲜豆腐，上面散落着几粒蚂蚁般的肉末，就算是打牙祭了。班中餐呢，有香气四溢的煎鸡蛋，有油光发亮的五花肉，偶尔还有炸得外焦内嫩的鱼块。父亲的班中餐，总是省给叶子吃。对此，三个姐姐从不嫉妒。叶子身体弱，应该补一补。姐姐们不计较，叶子仍然坚持要和姐姐们一起分享。有时还会强行喂父亲一块五花肉，喂母亲一片煎鸡蛋。大姐曾开叶子的玩笑，就那几口肉，不要塞给这个吃那个尝的，把你喂壮实点，别动不动发烧就行。瞧你那猪脑袋，还不是高烧不退给整的。叶子歪了头笑着问大姐：我们四个，谁的学习成绩最好？大姐将手按在叶子头上，使劲揉了揉叶子又

黄又短的头发，半是无奈半是赞许地说，当然是猪脑袋的成绩最好……

大姐只在马山煤矿子弟学校读了一年书。她的成绩虽然不像叶子那样拔尖，在班上也是中等偏上的。当她提出不读书了，要和另外两个女同学一起去广州打工时，父亲和母亲都不同意。他们希望大姐读完高中再出去打工。大姐不听。大姐去广州之前的那个晚上，没睡自己的上铺，她硬要和叶子挤在一起睡，她硬要将一只胳膊塞在叶子的脖子下，搂着叶子，一直到天亮。

大姐去广州后，父亲分到了一套家属房。两室一厅，有厨房，有卫生间，竟然还有个小小的阳台。父亲和母亲总算有了完整的卧室。叶子和两个姐姐共一间卧室。仍是那两张动一下就咯吱响的铁床，然而，不出家门就能上卫生间，还是让大家着实高兴了一番。

搬进套房的第二天，母亲就买回一只竹条编的鸡笼，鸡笼里装着六只浅黄色的小鸡，小鸡们有的半眯着眼发呆，有的笃笃地啄着鸡笼。母亲兴奋得脸放红光，她早就想喂鸡了。每每见到同事们拎着泔水回家喂猪，她就眼红得不行。母亲一直想要喂一头猪。家属区中间有两座小山包，早被大家盯上了，有人辟出一块地来种菜，有人砌一两间杂屋，喂猪，养鸡，或者堆放煤球等杂物。杂屋都用木板做了简易门，主人不在时，门上都挂着小铁锁。父亲打消了母亲喂猪的念头。父亲说，你先将几个女儿培养好，再去喂猪也不迟。母亲平时嗓门要多大有多大，一说到几个女儿，那底气，就像不小心被刺破的气球，立马瘪了。其实母亲完全可以这样说服父亲：我也是为了几个女儿，如果家里再宽裕一点，再怎么着也要让老大念完高中……

叶子原打算在阳台栽几株鸢尾，养几盆兰草，再种几棵凤仙花。没想到母亲将阳台整成了鸡圈。晾衣服的长铁丝，不得不尽量靠近阳台外侧。否则，湿衣服滴下来的水，难保不将小鸡淋出毛病来。

叶子对阳台的占领，始于十七岁那年。三姐没有考上大学，去广州投奔大姐了。中专毕业后分配在马山市民政局的二姐，要忙工作，忙恋爱，回家越来越少。叶子从省工业学校毕业，整个暑假都待在家里等待分配通知。那段时间，家里的客人明显多了起来。叶子经常躲在卧室看

书。母亲却时不时叫她出来倒个茶洗个苹果什么的。直到李由在叶子家里出现，接连不断的客人才渐渐只剩下这一个。

有天黄昏，李由非得拉叶子出去走走，在矿子弟学校门口碰到一个小贩正卖宠物猪，那些小猪浑身雪白，毛茸茸的，两只乌黑的小眼睛滴溜溜乱转，个头和小兔子差不多大。叶子真想将它们抱在怀里亲一下。她蹲下去，伸出一根食指，小心翼翼地往一只宠物猪背上摸了摸。小猪叽叽两声，清脆得竟像鸟鸣。叶子脸上绽放出难得的笑容。小贩说，这叫荷兰猪，好玩得很，又好养，每天喂点青草就成，妹子，想买不？见叶子喜欢的样子，李由忙不迭从裤口袋里掏出几张钱来。你想要几只？李由问叶子。小贩说，买一对吧，这叫公不离婆秤不离砣。说完，小贩意味深长地瞥了叶子一眼。

李由几乎每天都送青草过来。叶子对他的态度，稍稍热情了一点。最起码，在一起喂荷兰猪时，她偶尔会和李由有说有笑。

你看，大猪多懂事，知道让小猪先吃。

它们是猪，不是人。李由不以为然地说。他侧过头，对着窗外，噗的一声，射出一口痰。叶子眉头一拧。李由眉清目秀的，个子不高，瘦，皮肤又白，若将头发留长，模样竟和叶子有几分相似。叶子并不介意李由长得像个女孩，也从没认真真打量过他。每每听他喉咙里咕噜两声，紧接着射出一口浓痰，她的胃就不由自主一阵痉挛。

有了这两只荷兰猪，叶子几乎不出家门了。李由想拉她出去玩，她说：我想再陪陪荷兰猪。母亲粗声粗气地说：你天天守着荷兰猪干嘛？它们未必是你的亲人？有时间多和李由出去走走。

那天，叶子去马山市教育局拿派遣单，她被分到一个最偏远的乡镇农业站。回到家，李由已经坐在餐桌旁，桌上摆了好几碗菜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香味。母亲找叶子要派遣单。才看一眼，母亲的大嗓门就爆发了：你要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？还不如直接回云谷村！李由要给你找关系分到矿里来，你非得死犟，蠢得像头猪。陈医生家的三小子，大学都不读了，要来矿里当协议工，还不是冲着……

李由打断母亲的话：阿姨，您别急，将叶子改派到我们矿里，不就

是我爷老倌一句话？叶子学的文秘专业，办公室、调度所，随便叶子挑。要不干脆去我的财务科，工作轻松福利又好。如果叶子喜欢教书还可以去子弟学校。当老师多好，又体面又轻松还有寒暑假。我分的那套大房子就在学校附近，太巧了简直就是帮叶子准备的……

“我的财务科”，叶子在心底冷笑一声，为什么不说“我的马山煤矿”？母亲刚才说什么？陈医生家的三小子？什么协议工？叶子知道母亲和陈医生偶尔有书信往来，但母亲很少在叶子面前提到那家人。叶子想问母亲，终究忍住了。

母亲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像马山煤矿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，多少人削尖脑袋想钻进来，哪怕只是当一个眼皮褶子里都嵌满煤灰的采掘工。李由那番话，还明显带了求婚的意思。更重要的是，等着叶子的，不仅有好工作，还有好丈夫和大房子。这一切，来得如此之快。母亲拿着筷子的手，幸福得微微颤抖。她夹了一块肉放进李由碗里，又夹了一块放进叶子碗中。巴巴地说：你们尝尝，好不好吃？

叶子夹起那块肉，咬了一口，味道怪怪的，她皱起眉，将肉吐在桌上。李由却连说好吃，他还想说什么，母亲打断了他的话：好吃就行，你们多吃点。叶子将碗一推，说，我吃饱了。叶子起身去了阳台。李由赶紧放下碗筷跟过去。果然，阳台传来叶子又惊又怒的尖叫：大猪？我的大猪呢？

母亲夹给叶子的那块肉，叶子只咬了一口，就觉得胸腔里泛起一阵隐隐的痛。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阳台上，李由嗫嚅着，亲口证实了叶子的预感。李由说：对不起是我帮着杀的，阿姨说你以后要上班，这两只荷兰猪迟早都得杀掉。我想也是，不就是两只猪吗……

母亲，李由，他们竟然下得了手！叶子捂着胸口，缓缓蹲下去。

3

叶子的童年，跟随姐姐们的身影，曾经游荡在云谷村的每一个角落。

叶子打小就是姐姐们的跟屁虫，其实她也没比几个姐姐小很多。又瘦又矮的叶子，像是一戳就破的小纸人，姐姐们没法不让着她。她们的邻居，大姐的小学同学羊远航，也是姐姐们的跟屁虫。他这个跟屁虫，与叶子性质不同，不是用来宠，也不是用来让的。在羊远航面前，姐姐们颐指气使。她们不叫他的名字羊远航。“苏联猪”，这是姐姐们送给羊远航的外号。苏联猪长得快，几个月下来，就膘肥体壮的，比那些从年头喂到年尾也不过百把斤的土猪，划算得多。那年头，云谷村大大小小的猪圈里，总养着一两头苏联猪。据说那些猪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苏联。对于这个外号，羊远航试图抗议过。他长得瘦不拉叽的，肋骨拱在黑皮肤下面，根根可数。最重要的，他姓羊，不姓朱。大姐反问一句：你想做苏联猪还是做黑山羊？羊远航不吭声了，黑山羊老气横秋的，嘴巴下总吊着长胡子，苏联猪看起来好像要比黑山羊可爱一丁点。羊远航垂头丧气，二姐动了恻隐之心，她对大姐说：苏联猪有点啰嗦，叫他大猪得了。

母亲喜欢羊远航。父亲一个月才回来一次。父亲不回来时，家里没有一点男人的气息。是的，羊远航不过是个小屁孩，可他也是个小男人，是母亲梦寐以求的男孩子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羊远航赖在叶子家里，与四姐妹嬉戏，或者回答母亲莫名其妙的问题。比如，你妈怀你时吃了什么东西？你家有三兄弟，你给我做儿子好不好？你要不乐意，干脆做上门女婿得了……羊远航搞不懂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，只好含含糊糊的，一味应着好。母亲便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粒子，塞在羊远航手心。羊远航紧握着那颗糖，转身去找叶子。母亲望着羊远航的背影，叹了口气。

羊远航只有两个哥哥。家里没有女孩子，扯猪草之类的活儿，就由羊远航干。羊远航拎着一个大大的竹筐子，跟在大姐二姐身后。而叶子，不是被大姐二姐牵着，就是被羊远航拉着。到了田野里，姐姐们忙着扯猪草，她们不想让叶子帮忙，要是叶子打湿了布鞋，着了凉，感冒了，发高烧了，她们都会被母亲骂死去。叶子感觉自己像个累赘，她有点无聊，便蹲在田埂旁，揪一朵刚刚开放的紫云英，闻一闻香味；再揪

一朵不知名的黄色野花，闻一闻香味。这时候，羊远航会突然在她背后大叫一句：叶子！叶子吓得一个激灵，忍不住骂一句：大猪！臭猪！不管高不高兴，叶子从没按照母亲的吩咐，叫羊远航一声哥。除非生气，否则，叶子不会和姐姐们一样，大猪臭猪地叫。叶子喜欢叫他“喂”。羊远航一听到叶子叫“喂”，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：什么情况？他不问“什么事”，却问“什么情况”。此刻，当羊远航将手心里藏着的一只蝴蝶伸给叶子看，叶子立刻忘了刚才受到的惊吓，眉开眼笑了。黑蝴蝶，白蝴蝶，黄蝴蝶，花蝴蝶……只要是蝴蝶，叶子都喜欢。蝴蝶飞得并不快，叶子却总是抓不住。她生怕弄折了蝴蝶的翅子。羊远航比她胆大，比她心细，看到一只蝴蝶，他悄悄靠近，悄悄伸出两只手，蝴蝶发觉了想要振翅而飞时，羊远航的两只手倏地一合，蝴蝶便被他关在掌心了。羊远航将合着的掌心打开一点点。叶子凑过去看了看，说，再打开一点。羊远航又打开一点点。叶子又说：还打开一点点。羊远航说：会飞掉的。果然，蝴蝶逮着机会，扑腾着翅子，擦过叶子的脸庞，逃离了羊远航的掌心。叶子的眼神追着蝴蝶。羊远航问：要不要我再把它抓回来？叶子摇摇头。羊远航便一手拎着装了猪草的竹篮子，一手牵了叶子的手说，走，跟我去小溪里摸黄鳝。

家门口就是桐江，羊远航却不敢随便下水。陈医生经常告诫羊远航，千万不能去桐江玩水，桐江里面有落水鬼。要玩水就去屋对面磐石岭下面的小溪，那里面有泥鳅，有黄鳝，随便你摸。

羊远航小小年纪，摸黄鳝却很厉害。叶子站在岸上，看着羊远航猫了腰在溪水里左掏掏，右摸摸，然后哗的一声，一条又粗又长的黄鳝被他举了起来。羊远航的一只手死死卡住黄鳝的腰身，黄鳝心有不甘，拼命扭来扭去。羊远航上了岸，从竹篮底下翻出一只小蛇皮袋，将黄鳝塞进去，双手捏住袋口一绕一扎，黄鳝纵有通天本事，也出不来了。那些被捕获的黄鳝，一大半进了叶子家的厨房。

叶子喜欢吃黄鳝，却不敢碰黄鳝一下。她害怕那种滑溜溜的东西。有一回，羊远航在小溪里摸索了好一会，没见他直腰。又过了好一会，他啊的一声大叫：叶子，好大的黄鳝！在他的叫声中，一条又长又粗的

“黄鳝”被他举出水面。叶子也大叫一声：蛇！快扔掉！她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。羊远航定睛一看，手指卡着的，果真是一条水蛇。他忙不迭扔了，箭一般窜上岸来。我看看！叶子惊魂未定，一把抓了羊远航的手。还好，没有伤口。羊远航的脸红红的，不知是吓红的，还是觉得难为情。不管怎样，他不想被叶子看扁。咬一口也没事，羊远航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打着哈哈说：水蛇没有毒……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羊远航不再迷恋去小溪里摸黄鳝。他长高了许多，陈医生允许他独自扛一张罾，去桐江沉鱼。

羊远航去沉鱼时，叶子是非去不可的，羊远航要她提小桶子。羊远航为什么只要叶子去提桶子，这个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羊远航沉到的鱼，一大半会分给叶子家。那年头，能吃饱饭就不错，桌上若有点荤腥，便是打牙祭了。父亲每月上交的工资，母亲精打细算的，隔多久去食品站买几两肉都是计划好的，加上羊远航时不时弄点小鱼啊黄鳝什么的过来，叶子家的日子，比村里其他人家，明显要滋润一些。母亲鼓励叶子跟着羊远航去沉鱼，并且派出最为稳重的大姐陪同叶子一起去。

一张罾有多重？叶子猜不出来。反正，将那张罾扛在背上时，羊远航原本挺直的背会变得佝偻。两根细细长长的竹棍，从中间绑成一把大大的叉。叉的四端，牢牢缠住渔网的四只角。叉的中间，扎着一根布条，布条的另一端，固定在一根长木棍上。在渔网的中间，放上一个布袋，布袋里包着几块石头和一小团酒糟。羊远航站在岸上，双手握着长木棍，将罾慢慢沉入桐江里。很快，酒糟的香味吸引了一批小鱼。羊远航轻轻地，轻轻地将罾提出水面，提上岸来。叶子和大姐蹲下去，将罾里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捉进小桶里。罾里偶尔会粘着一条或肥或瘦的蚂蟥。叶子和大姐呀的一声，缩回手，不敢再捉罾里的鱼虾。这时候，羊远航会很得意，他慢悠悠地蹲下去，慢悠悠地伸出两根手指，将蚂蟥从网里扯出来，突然往大姐眼前一伸，大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嘴里骂着要死啊大猪。叶子也会惊得跟着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羊远航赶紧将蚂蟥甩到地

上，一脚踩上去，用力碾几下，这才伸手去拉叶子。叶子尖叫一声：走开！羊远航已经扔了蚂蟥，但他的手上，仍沾染着蚂蟥的气息。这种气息，依然能让叶子头皮发麻。羊远航原本打算只吓一吓大姐，没想到连累了叶子。他讪讪的，将罾里剩下的鱼虾一股脑撸进手心，扔进桶里，开始新一轮沉鱼。

如果岸边碰巧开了铅笔花，羊远航会在沉鱼的间歇，折几枝给叶子。叶子回家找个玻璃瓶，将铅笔花小心翼翼地插进去，再倒满水，放到床畔的樟木箱上。直到花瓣都枯萎了，她还舍不得扔掉。大姐说，紫云英比这个好看多了。二姐说：陈医生家里种的芍药花，比这个好看一百倍，还香得不得了。叶子不理她们。叶子想，紫云英长在稻田里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开完花就变成了肥料。芍药花香得让人受不了，蜜蜂啊蝴蝶啊，围着她们飞个没停。哪像桐江边上的铅笔花，又安静，又漂亮，她们既不是肥料，也不是药，她们全是开给自己看的。

或许，也是开给叶子看的，开给羊远航看的。

所以，叶子只喜欢铅笔花。

4

叶子，你醒了！

一个高高大大皮肤黝黑的男孩立在叶子面前，他的身后，是白色的背景。空气中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。叶子相信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却不相信眼前站着的就是羊远航。她以为自己在做梦，或者是烧糊涂了。母亲走过来，摸摸叶子的额头，长舒一口气：菩萨保佑，总算退了烧。见叶子死死盯着羊远航，母亲笑了：鬼妹子，不认得他了？想当年他弄到的那些黄鳝什么的一大半进了你的肚子。

真的是羊远航。

你怎么来了？叶子的声音，像被风吹散的涟漪。

我——羊远航不知从何说起。母亲说：三小子到马山煤矿做协议

工，听说你病了特意来看你，你爸要上班，李由去……

妈！叶子打断母亲的唠叨，我想喝水。羊远航从床头的小柜上拿来一杯水：凉了好一会应该不烫了。母亲接过水杯，递给叶子，叶子喝了两口，端着杯子问：你没考上大学？

读完大一了。

怎么不……叶子的话没说完，李由呼哧呼哧冲了进来，大声问：退没退烧？话未落音，就一屁股坐在叶子身旁，伸手去摸叶子的额头，叶子将头一偏。李由一怔，讪笑着，收回手，顺势拍了拍被子，仿佛那上面沾满了灰尘。

小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就是叶子的表哥羊远航。三小子，你得好好谢谢李科长。母亲望着李由，脸上堆了厚厚一层笑。李由哦了一声，飞快地瞥了羊远航一眼。羊远航微弯了腰，语气却不卑不亢：李科长好。

叶子疑惑地瞥了瞥母亲，羊远航什么时候变成表哥了？母亲冲叶子诡异地一笑，接过叶子手里的水杯。

李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信封，递给母亲。信封右下方印着“马山市教育局”。母亲的手有点抖。她似乎不敢抽出里面那张薄薄的纸。李由说：阿姨，您拿出来看看。母亲抽了两三下，总算抽出来了。时间似乎停顿了几秒，然后，传来母亲夸张的声音：马山煤矿子弟学校！菩萨，我们真的遇到贵人了！

母亲喜滋滋的，将那张纸举到叶子面前，叶子看都不看，一把拂开了。我不想去！叶子硬邦邦地说。

死丫头！你是烧蠢了还是存心想气死我！母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她用手从上到下不停抚摸胸口，连声说：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

阿姨您别急，先回家歇一会，我在这里就行，羊远航你送阿姨回家。李由的话，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口气。叶子狠狠瞪了李由一眼，又不无歉疚地望了望羊远航。羊远航径直走过去，扶住母亲的一只胳膊，几乎是将母亲拽出了病房。

阿姨的身体不太好，咱们尽量别惹她老人家生气行不行？李由哄小

孩似的，一边说一边想去抓叶子的手。叶子迸出一句：不要你管！她一把拉过被子，身子往后一仰，连头带脸都蒙住了。

李由叹口气，扯了扯被子，将叶子的一双脚盖住。

李由送叶子回家时，母亲正躺在床上呻吟。李由悄声对叶子说：千万别再惹你妈生气了！她老人家的身体你应该很清楚。叶子淡淡一句：我妈演给我看的。李由生了气：你怎么这样说你妈？叶子冷冷地说：那是我妈，又不是你妈，你管得着吗？李由理直气壮地说：她迟早会是我妈！叶子苍白着脸，用手指着客厅门：滚！

李由！别走！母亲尖叫着跳下床，鞋都忘了穿，冲到卧室门口。李由迎过去，扶住母亲：阿姨放心，我不走！母亲这才拍着胸脯号啕大哭：我上辈子作了什么孽啊……

叶子冲进自己的卧室，砰的一声，关上门。

母亲的哭声，透过门缝，钻进叶子的耳朵。母亲的这种哭功，叶子早已领教过。

初中快毕业时，叶子和母亲闹得很僵。不是因为叶子读书不努力。她的确不够努力，但她很聪明。初中三年，她的成绩始终保持在全年级前五名。叶子的奋斗目标，一是北大，二是清华。母亲却要她报考中专。叶子说要读高中，母亲不肯。班主任老师做母亲的思想工作，叶子是她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，这样的好苗子，当然要去读大学。父亲也希望叶子读高中。叶家还没出过正儿八经的大学生。母亲还是不肯。那时候，成绩优异的初中生，一般会选择报考中专。三年之后就拥有一个铁饭碗，这样的诱惑，实在难以抗拒。校长亲自跑到叶子家，他说马山煤矿子弟学校从来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，叶子如果选择读高中，三年之后，很有可能实现零的突破。叶子这么聪明，读中专多浪费啊！父亲脸上挂着谦恭的笑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他知道母亲的脾气。母亲厚厚的腮帮子抖了两下：清华北大有什么了不起？到头来还不是一样上班挣钱？多读三年高中还不一定考得上，何必花那么多冤枉钱……父亲眉毛一竖，忍不住插话：咱家不缺叶子读书的钱。父亲的眉毛线条硬朗，又黑又浓密，好像被煤染过。校长紧接父亲的话茬：如果你们实在有难处，学校

可以考虑减免叶子的学费。母亲哈哈一笑：不是钱的问题，女孩子嘛读个中专就算顶到天了！早点上班早点嫁人多好！校长没法说服母亲，摇着头走了。叶子趴在沙发上，抽抽答答地哭。母亲挨着叶子坐下来：哭什么哭！娘老子还不是为你好！叶子抬起头，哑着嗓子叫道：如果我是男孩，你也不想让我读大学吗？叶子的眼睛血红，脸上湿漉漉的。母亲愣了一下，似乎被叶子的愤怒吓着了。父亲站在她们对面，一声不吭。母亲双手捂住胸口，开始唉哟唉哟。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叶子止住哭泣，紧张地问：妈，你怎么了？父亲从厨房倒了一杯热水，想递给母亲。母亲手一挥，白色的陶瓷杯子跌在地上，哗的一下，碎成几瓣。大半杯水洒在父亲的手背上。父亲啊地叫了一声。叶子起身去看父亲的手有没有被烫伤，母亲却拍着沙发大哭起来：我死了，你们就心甘了……

那一回，母亲没一点事，父亲的右手，却被烫出好几个泡。

这一次，母亲又是步步为营。三个姐姐轮番打电话回来，二姐还特意回家一趟，只为做叶子的思想工作。大姐说：叶子，你别死犟，大家都是为你好。二姐说：叶子，就当姐求你，别把老妈给逼死了。三姐说：老妹，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好丈夫，金饭碗，多少人求都求不到！只有父亲向着叶子，趁母亲不在，父亲对叶子说：你觉得怎样做心里才舒坦你就怎样做，你是大人了，爸爸相信你能够明事理懂轻重。你妈那边你不用担心。叶子憋了又憋的眼泪，终于决堤而出。

叶子最终还是去了子弟学校。

学校附近有座小山坡。山坡上长满奇形怪状的石头。石头与石头之间，间或有巴掌宽的空地，都被家属们见缝插针种上了各色蔬菜。嫩生生的菠菜，绿油油的芫荽菜，开着紫色花朵的豌豆，探头探脑的茄子，手指般的青椒，圆滚滚的大南瓜，争先恐后的长豆角……一年四季，花事不断。山坡上的石头，想必不会寂寞。山坡底下有条小河。小河比桐江更小，河水很浅，水草丛石头缝里钻出来，摇曳着腰肢，在微风中窃窃私语。

放学后，叶子喜欢爬一爬小山坡，或去小河边走走。第一次去小山